

秦 瘦 鸥

晚
霞
集



昌钦
辰飞

晚霞集

秦瘦鸥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福州

晚 霞 集

秦 瘦 鸥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8.111印张 2插页 124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

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430

书号: 10368·125 定价: 1.26元

《晚霞集》小引

刘 金

用一句套话来说，我对秦瘦鸥同志是“久仰大名”。他的《秋海棠》，是早就读过了的。但我们相识却很晚。那是一九六一年吧，在文艺出版社，我们有幸成了同事，共处一室之中。可惜那年头，人与人（特别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）之间，好象总有一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阻隔着，思想和感情不能贴近，更不能交流。我们虽然同窗共事了一些日子，却很少交谈。实在说，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了惨绝人寰的十年浩劫。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，不论过去是亲近的或疏远的，彼此相见，都觉得分外亲热。

我和秦瘦鸥同志就是这样。自从一九七八年复通音讯以来，俨然是老朋友了。这次，他的《晚霞集》编就，将要出版，嘱我给他写几句话，我欣然应命。

秦瘦鸥同志本是写通俗小说的能手。四十年代初，他的《秋海棠》一出，就在广大城乡不胫而走。后来，这小说又被改编为各种戏曲和评弹，广为演出，至今不衰。这小说的影响之广泛，可见一斑。

我说秦瘦鸥同志是写通俗小说的能手，这丝毫也没有贬低秦老的意思。我历来认为，通俗文学不但不应受到轻视，而且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。因为它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。它能够深入到现在仍然为数众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层中去。只要其思想内容健康积极，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，就决不是某些只供少数人欣赏的作品所可比拟的。不过，我得赶紧声明，我丝毫也没有反对或轻视某些只有少数人能欣赏的作品的意义。这些作品，只要真正是好的，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必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赏识。这是可以预期的。

同时我还要指出：通俗小说作家在文学史

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，从来就不是低微的。我国古典小说的佼佼者“三言”“二拍”，乃至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侠五义》，不全是通俗小说吗？在现代小说中，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是通俗小说；柯蓝的《洋铁桶的故事》，马烽、西戎的《吕梁英雄传》，袁静、孙周、孙金枝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也都是通俗小说。而这些，都是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无可争辩的地位的。我想不必再去引述法国通俗小说作家大仲马的例子了。

秦瘦鸥同志的通俗小说，以他的代表作《秋海棠》为例，其艺术特色是故事性强。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色之一。随着小说波谲云诡的故事情节的进展，读者对小说中人物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及其命运，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。同时，对旧社会的种种恶势力，产生了憎恨。这便是《秋海棠》等作品的积极意义所在。

比起他的小说来，秦瘦鸥同志的散文却是另一种风格。无论志感也好，怀人也好，谈艺也好，记游也好，他都以恬淡清丽的文笔出之。文章或叙事抒情，或写景状物，都仿佛是

信手拈来。他娓娓而谈，如叙家常。而于恬淡的文字中饱含感情，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。他的《怀念老舍》、《忆沈逸千》、《欣闻筹建邓散木纪念馆》……等怀人之作，以及《漓江碧水涤心田》、《湖滨残梦》……等志感文章，都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魅力。

在《我热爱戏剧》一文中，秦瘦鸥同志说：

“我只是惊奇于自己对戏剧的迷恋之深，历七十年而不倦！”在学生时代，他“曾不惜为看戏而旷课。就业以后，又一再为看戏而渎职误事”。他曾经长时间地注视着一些京、昆演员，从他们初露头角到驰誉艺坛的成长过程，以此为乐事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他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秋海棠》及其续篇《梅宝》。也唯其如此，他的一些谈艺的短文，时有精辟独到的见解，或褒或贬，都能“动中肯綮”，给读者以启发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，有不少是忆旧怀旧之作。古话说：温故而知新。对于不知旧社会为何物的青年人来说，读一读这些记述旧社会艺人艺事的文章，将是有益的。在旧社会，

做一个正正派派的艺术家而不被恶势力所腐蚀、所吞没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正如作者在《从胡蝶婚变想到的》一文中所说的：“在当年的旧上海，新旧军阀，名色官僚，洋人买办，地痞流氓，凭借他们的权势和财富，织成了一张又粗又密的黑网，紧紧罩在一般老百姓的头上……（胡蝶）甚至一切行动都失去了自主力，身不由己。要她忠于爱情，做一个完人，真是谈何容易！”我尤其欣赏作者说过的另一句话：“将今比昔，最能使人眼明心亮。现在这一点似乎被有些人忽视了。”

是的，这一点是不应被忽视的。所以我乐于把这一本《晚霞集》推荐给读者。

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于上海

目 录

《晚霞集》小引

刘金

• 志感 •

漓江碧水涤心田·····	(1)
《秋海棠》重上舞台有感·····	(6)
书到用时方恨少·····	(9)
作家不要放松责任感——略谈我近年 的一些感受·····	(14)
寸草心·····	(21)
欣逢春节话当年·····	(28)
“半个苏州人”的回忆·····	(33)
伤逝·····	(38)
我也说几句话——关于《秋海棠》这 个戏·····	(45)

• 怀人 •

记张慧剑·····	(54)
早期的美籍中国女作家德龄·····	(59)
从胡蝶婚变想到的·····	(63)

霜浓柳老故人情·····	(68)
鲁迅与东亚食堂·····	(73)
记唐人·····	(77)
重访紫罗兰庵·····	(81)
怀念老舍·····	(86)
司马文森与《风雨桐江》·····	(91)
胡考·《上海滩》·丁悚·····	(94)
追思孔另境同志·····	(98)
佐临“封箱”有感·····	(102)
纪念田汉同志·····	(105)
忆沈逸千·····	(109)
欣闻筹建邓散木艺术馆·····	(114)
王统照与《大英夜报》副刊 《七月》·····	(121)
清宫最早的摄影家——勋龄·····	(127)

· 记游 ·

从西泠印社谈起·····	(131)
关于上海的普希金铜像·····	(136)
江南人来青岛·····	(141)
毕竟西湖十月中·····	(144)
莫干蝉噪·····	(151)
游西湖岳庙有感·····	(155)

梅窝记游·····	(160)
湖滨残梦·····	(163)
山居散记·····	(170)
白门秋旅·····	(178)
难忘的金瓜石之夏·····	(182)
大连行·····	(189)
力学堂记·····	(200)
春节·台湾·西瓜·····	(204)
秋霞圃今昔·····	(207)

· 谈艺 ·

童芷苓与荀派戏·····	(214)
文学家与书法·····	(218)
翠竹颂——献给昆剧界的传字辈艺 人·····	(223)
《牡丹亭》断想·····	(226)
我热爱戏剧·····	(230)
观莎剧《第十二夜》·····	(235)
从《典子》谈到母爱·····	(239)
谈叶盛章叶盛兰的表演艺术·····	(243)
从《屋顶上的人》谈起·····	(248)
送上海昆剧团南行·····	(253)
门外“书”谈·····	(257)

打动听众方为高——高元钧和山东快书.....	(261)
“女人不是月亮”——白峰溪作四幕剧《风雨故人来》小议.....	(265)
记浙籍二导演——应云卫与杜冶秋.....	(273)

漓江碧水涤心田

在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不由就闪现出了四十多年前在漓江边上的一些情景。

我第一次到桂林是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。

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。我离开沦陷已一年多的上海时，记得正是烈日炎炎的仲夏，但由于兵荒马乱，交通阻塞，沿途遇上许多困难。到达桂林，我早已晕头转向，精力交疲，面对奇峰突起、碧水回环的美丽的桂林景色，也并不能引起我多大的兴趣了。

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内，一切竟和沦陷区毫无区别，到处乌烟瘴气，民不聊生。大饭店里，小汽车里，坐的全是肥头胖耳、红光满

面的大小官僚，以及发足了国难财的奸商，而排着零零落落的队伍，跋涉在尘沙扑面的公路上的则是服装破烂、肢体伤残的国民党士兵，有的算是在向前方开拔，更多的则是在向后方溃退，简直同乞丐差不多……

然而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却正在那里举办一次规模很大的西南剧展。由于亡友瞿白音的推动和引导，我既多次参观了内容丰富的展览会，又几乎每天不断地去欣赏那些富有现实意义的好戏，如《法西斯细菌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杏花春雨江南》等，使我受到不少教育。我还发现，无论从展览会上或者演出中间，处处弥漫着认真对待、一丝不苟的精神，这是我在文艺界厮混多年所未领略到的。

这次西南剧展的主办单位是桂林的省立艺术馆，馆长是欧阳予倩先生，还有新中国剧社，社长是谁我不清楚，但实际上在那里负责的是田汉同志。后来才知道，杜宣同志也是剧团领导成员。编导演则有安娥、吕复等同志。从这些朋友身上，我总能依稀感到一种微妙的影响。

还在上海时，已有人告诉我，田汉同志是

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处长，军衔为少将，是左派人物。我在桂林见到他生活简单朴素，家无长物，同那些国民党的官僚和一般所谓上等人物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当时四维平剧社也常在桂林演出，除京剧中一些较好的传统剧目以外，还坚持演出了田汉编导的新京剧《江汉渔歌》。我从小特别爱好京剧，也多少下过一些研究功夫，田汉同志知道了，便三次亲自伴同我去看了戏。第一次看完以后，他就要我提意见，我当然只提优点，认为利用南宋时期的抗金故事改编这样的戏，对宣传爱国主义，激励抗战，肯定作用很大。田老却一定要我再谈谈缺点，我被迫无奈，只能老实不客气地指出，剧中有些唱词、念白太口号化了，给人以不象历史戏的感觉。不料，我这几句话引发了他的谈锋，他斜靠在一张矮矮的竹椅上，和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，不，不应该这样说，应该很严肃地说，是他对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启发和帮助。他指出历史戏应该不违反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，那是对的，然而，《江汉渔歌》那样一出宣传爱国主义的历史戏，演出到达一个特定阶段，其时

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情绪都已激昂亢奋，一发而不可遏止，有些唱词和念白已非古代语言所可表达，如果再不改用现代语言来补其不足，使大家充分宣泄倾吐，那就会损害演出效果，功亏一篑。

虽然由于时间过于短促，我的世界观决不可能因此就有多大转变，但毕竟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高见，不可能不在自己头脑里认真加以思考。

不久，就由田老和白音介绍，让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。虽然我本人从未作出过任何贡献，但毕竟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同志。

我闻道较迟，在解放前，对中国共产党认识非常不足，根本谈不上“靠拢”两字。当年在桂林接触到的那些进步的同志，究竟谁是党员，我也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。但是，他们却在我思想里播下了一些“种子”。解放之后，这些“种子”得到了充足的阳光雨露，渐渐抽出嫩芽；无论对社会制度、政治方向以及各种有关文学艺术的政策方针，我都能悟今是而昨非，逐渐认识清楚，紧紧追随，自己分析，当

年在桂林逗留期间所受的影响是个关键：我心田里长期积累的那些污垢，倘没有同志们用漓江的碧水给我荡涤一番，后来的发展就很难说了。所以，直到今天，尽管时光流逝，四十年一晃而过，但是我还是深切怀念这短暂的难忘的岁月，怀念这些在我思想中播下过“种子”的朋友们……。

一九八一年七月

